何氏公羊解詁三十論

何氏公羊春秋十論敘目

王制爲春秋舊禮傳論
諸侯四等論
託禮論
假號論
主素王不王魯論
無月例論
子伯非爵論
諸侯累數以見從違論
曲存時事論

三世論

何君專精公羊超邁東漢顏嚴已渺獨立學官隨唐以來號爲絕學學者苦其難讀駁議橫生　國朝通材代出信古能勞鉤沈繼絕學乃大明劉陳同道曲阜異途從違雖殊門戶猶𧮫（平）寢饋既深匙鑰倏啓親見瘢瘕用新壁壘竊以解詁頓兵堅城老師縻餉攻城無術用違其方聾瞽有憂膏肓誰解穀梁注疏纂述初就便欲改注公羊獨標元解用發覆藏時月無閒工計末程綜括大綱作此

十論豈敢比之權輿特欲假爲繩墨偭其學思無進則必依程圖功假或師友有聞尙將改絃異計蔵寒書此藏之篋簏以卜異日之進退云爾甲申冬月廖平自叙

王制爲春秋舊禮傳論

孔子作春秋存王制禮記王制乃春秋舊傳孔子既作春秋復作此篇以明禮制故所言莫不合于春秋先儒不得其解因與周禮不合疑爲殷制不知乃春秋制中備四代非獨殷禮也春秋制度皆本于此王制所言二伯則齊晉也所言八方伯則陳蔡衛鄭齊

秦楚吳也所言卒正魯則曹莒邾滕薛杞也每州七卒正此六者一歷於方伯不見也衛則以邢見陳則以頓見鄭則以許滑見蔡則以沈胡見內詳而外略也春秋稱侯者爲方伯稱伯子男者爲卒正鄭稱伯得爲方伯者王制云八州八伯寰內無方伯春秋以鄭領冀州而入爲王卿士從天子大夫稱字之例也春秋男不見盟會不書卒葬許男序盟會書卒葬亦男許以別于魯卒正也不得此說則鄭國爲方伯許之序卒葬不能解也單伯左氏以爲王臣從氏采推之是也公穀以爲魯大夫從內大夫例推之亦是也

而不能相合王制云天子大夫爲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單伯蓋天子之大夫爲魯監者故氏采與王臣同而來往爲內文也鄭之祭仲陳之女叔皆監者也得此說則三傳之說可以立見非此則不能通也穀梁純與王制相合公羊雖兼採古學然與王制不同者少以其舊爲今學弟子故也今于王制同者宜据王制言之于王制不同者宜有以斡旋之如祭仲穀梁之例以爲天子大夫公羊以爲鄭大夫賢者不名此與王制不合者也不能無說而隨文解之也如此之類僕數難終謹發其例于此又禮記曲禮檀弓雜記三篇爲左傳說如

曲禮天子不言出大子曰崩及二伯州牧諸侯其明据也今當悉取坿本條不惟左氏明而禮記亦明矣禮記一書竊欲以讀白虎通義五經異義之法讀之予嘗爲今古師說禮制異同表將禮記一書各隸各經如王制屬公穀曲禮檀弓雜記屬左氏或屬周禮或屬儀禮或屬詩書不求其合而惟求其分皆足與王制相發明也

諸侯四等論

春秋制二伯之典修方伯之法詳卒正之事錄微國之名一州二百一十國晉爲方伯曹莒邾滕薛杞爲卒正大者序盟會備卒葬郯鄫牟介葛爲屬國小者

所謂微國蔡陳衛鄭同爲方伯楚秦吳爲外州方伯與魯其八伯齊晉爲二伯曰天子之老每州二百十國統於方伯八州八伯統于天子二老分主東西此春秋制也魯與蔡陳鄭衛事齊晉以事大之禮言如與京師同行朝禮也曹以下兗州之國如魯言朝屬國統于方伯事之如君也春秋外秦楚吳爲其地當方伯故記其卒葬惟秦一記葬楚吳狄之不記葬至于河南山西直隸安徽諸國惟錄方伯屬國概略不見序盟會者惟許邢滑沈頓胡以起之有所見者皆爲大國事及之非專錄也兗州爲魯所統魯爲方伯詳內略外故屬

國曹莒邾滕薛杞六國記卒葬叙盟會而又見鄭緒以下諸國此春秋詳略之所主也其往來禮節記錄尊卑則又各異其事以今制喻之京師如周南北洋大臣如二伯行省督撫如方伯各省道員如卒正曾如今四川制臺于齊晉爲上行于曹以下爲下行于蔡陳衛鄭爲敵體其儀注體制皆因此爲定如屬國無大夫無師不言使不記災言朝會言奔喪會葬見大夫不氏公子公孫不言大夫文以前不卒葬襄以下乃詳錄盟會爵無定盟會序有定之類凡數十事皆以卑屈于尊也會于外方伯平行則儀注不同六

卒正至于二伯則全用事大之禮矣舊有大國次國
小國微國禮制異同表一卷專明禮制至于筆削之
事則散見各條之下此義傳中本有明文西漢以後
遂失傳說故後儒多不得其解今幸于王制中得之
使古義復明焉

託禮論

春秋禮制本王制此定說也諸侯分三等亦定說也
然王制之三等則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也春秋之三
等則皆百里國之二伯八方伯六十四卒正也以王
制例春秋則二伯皆王臣非外諸侯曾爲百里大國

當有三軍曹莒諸國皆千乘不爲小國此必不合者也以王制言之則上而齊晉下而曹邾皆百里大國而春秋則獨以齊晉爲大國退方伯以七十里之制退卒正以五十里之制者何也春秋三等皆百里若一律視之則貴賤不明而王制三等之制無所託以見則改制之事託諸空談不能見諸實事矣不得已而强于百里大國中分爲三等尊卑以託見百里七十五十之異制叚託以見意非實事如此苟稽其實則齊晉不大于方伯曹邾不小于陳鄭魯不必譏作三軍曹邾未必無大夫也其所以或揚或抑于其間

特欲明其意而已然其所以強分三等則亦因其自
然之勢非故加之也當時齊晉主盟實強大于方伯
方伯自廣實強大于卒正因其本有強弱大小尊卑
貴賤之分故因以託三等之制又攷王制八命錫弓
矢得專征是二伯亦得命外諸侯也七命錫斧鉞得
專殺是加命百里國爲方伯則儀注得加諸侯一等
一州之國盡歸節制正如今督撫加銜得節制數省
之例當時諸侯有彊弱大小之分春秋因加命之變
禮以分別貴賤以爲三等然必求合王制新訂之禮
則諸侯皆爲同等皆得用大國儀注爵既百里大國

又加命則更當用王制大國儀注齊晉加于諸侯二等乃用百里儀注是降二等矣魯用次國禮亦降二等卒正用小國亦降二等然經不能別作二伯方伯禮制而假借百里七十里之禮制而用之者以諸侯强大易爲禍亂故定制以百里爲限不能加隆故借三等平常禮制以明尊卑大小之分此亦不得已之故也借虎皮以覆羊指鹿肉以爲馬苟不如此則詞有所窮毛將安坿此非深明纂述之源不能知其苦心也子久疑春秋之禮條同異于王制積思累月乃悟假託證以改號之例夫乃相得益彰何君不達此

義宜其不敢篤守王制矣

假號論

傳曰貴賤不嫌句同號句美惡不嫌句同辭夫號者爵秩祿位之所定也彼其器服載在典章本有一定之稱豈容抑揚其際詳傳所言則名爵不守故府進退惟在素王因嫌疑之相關定秩命之高下貴賤嫌則異之不必其本不同也不嫌則同之不必其本不異也故滕薛不嫌則稱侯相嫌則稱伯子唯其辟諱以定名稱說者不察此旨乃以春秋所書爲其本爵謂鄭秦爲伯吳楚爲子甚至杞子稱侯爲因后父所

加杞伯稱子以爲時王所奪凡此之倫悉爲贅說又傳云天子三公稱公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凡傳言稱皆謂春秋稱之不關本事也春秋假公以爲三公王後之稱假侯以爲方伯之稱假伯子男以爲卒正之稱恐人疑之以爲王爵故于滕薛紀杞互見以起其例明此爲春秋假號非諸國本爵也苟欲言本爵則見經者皆百里國同當稱侯因同號無以見義故託禮以定尊卑假號以辟嫌疑欲因別號愈明異禮此作述之竅詞爵號之大例自漢以來久失此旨雖以博士專門猶謂紀侯加爵下至

杜氏乃詳注某國爲某爵學者習聞其說深入淵藪枝離牽就終昧本原學者務先詳傳文力改杜說深悟假託之由方知春秋之妙苟拘于舊解以名爵爲定稱則無入道之幾矣解詁未詳此義今並正之

主素王不王魯論

王魯之說久爲世詬病申者曰此經師舊說俗學不知古義不足爲疑若孔巽軒之去王魯而主時王則誠俗學若今之去王魯而主素王則主王魯者多年積久而悟其非誠爲去僞以存眞豈曰望文而生訓蓋嘗以經例推之則魯爲方伯議僭諸公非作三軍

則是春秋仍以侯禮責魯也譏不朝非下聘則是春秋仍君天王而臣魯侯也且春秋改制作備四代褒貶當時諸侯皆孔子自主魯猶在褒貶中其一切改制進退之事初不主魯則何爲王魯乎若以爲王魯則春秋有二王不惟傷義而且卽傳推尋都無其義此可据經傳而斷其誤矣又公羊精微具見緯候凡在枝節莫不具陳而王魯全經大綱緯書並無其語而言素王與孔子主王法乘黑運者不下三四十見此可見本素王而不王魯矣嘗以師說攷之司馬遷云春秋据魯親周故宋（論語孝經緯五言素王）而孔子受命改

制作爲元聖爲王制制者凡數十見孟子云春秋天子
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
惟春秋乎惟其爲素王故孟子以天子託之春秋而
孔子以我爲解太史公引董子說吾因其事而加王
心孟子引孔子云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又主据魯而
不言王魯皆足爲素王之證而非王魯之比是公羊
舊說主素王而不主王魯也王魯之說始于董子成
于何君董子繁露言春秋有王法其意不可見故託
之于王魯云云何氏因之遂專主其說按董子立義
依違首改素王之義以爲託魯之言此董子之誤後

賢當急正之者也且其說以王意不可見乃託之王魯託者假託實以素王為本根王魯為枝葉因王意不見乃假王魯以見素王之義是董子之言王魯者意仍主素王也蓋經實無王魯義說經者因義難見坿會別義以見之專門往往有此小失所謂求深失鑿當急正者也又按素王本義非謂孔子為王素空也素王空託此王義耳論語曰如有用我者其為東周乎又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今之所謂素即此如有其或之義設此法以待其人不謂孔子自為王謂設空王以制治法而已舊有素王證義一卷備錄素王之證而條駁何氏王魯之義擬將來撰章句据本傳孟子緯候之說專以素王為正義至於董何說王

僞者坿入疏中以存異解而其素王證義一卷坿於
解詁商榷之後以與好古之士共決焉

無月例論

正傳言日時例者二十餘條惟言何以不日何以時
無以月爲正例之文春秋記事大事記之詳如君夫
人葬薨大夫卒天王崩外諸侯卒大異宗廟災郊祭
盟戰所關者大重錄之則詳故記其日小事則從略
如來往如致朝聘會遇外盟外敗一切小事皆例時
大事日小事時一定之例也亦記事之體應如是也
至于輕事而重之則變時而月日焉重事而輕之則

變日而月時焉事以大小爲經例以日時爲正一望而知者也而月在時日之中爲消息焉凡月皆變例大事例日如盟例日而桓盟皆不日而月變也柯之盟時者變之至也此日爲正月爲變時爲尤變之例也小事例時如外諸侯葬例時月爲變日爲變之甚此時爲正月爲變日爲尤變之例也因其事之大小攷其例之詳畧如朝時也變之則月至變則日用幣時也謹之則日因其事之小知其日月之爲變外諸侯卒例日變之則月至變則時因其事之大知其月時之爲變凡變則有二等以差功過淺深故月皆變

例從時而月從日而時皆變之尤甚也有條不紊綱目明白何氏誤以月爲有正例則正例有三等無以進退而于二主之間又添一主則正變不明端委朦混治絲而棼故使人嗤爲牽引射覆此其巨謬也今一以傳說爲據先爲一表分三卷上卷正日而變月時者入焉中卷正時而變月日者入焉下卷則不入日月時例蚋焉皆以時月日錄其時非有淺深之比者盡歸之何君之說老師不能盡通今茲之表一覽可得其要以孔子當日本如是也而後人紛紛議此例者可以息喙矣

子伯非爵論

王制有公侯伯子男之本爵春秋無是也所見國皆百里同等爵也其于同等之中必有尊卑之別乃叚錫命之名以爲立說之準傳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曰稱者春秋稱之以相別異非本爵公而當時諸侯遂別無公爵也又曰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大小國無差分其分之爲大小稱之以侯伯子男者春秋借侯以定方伯叚子爲七等之首伯爲字男又子之變文伯子非爵則男可知男猶男子之稱證以託禮假號之例則五等之非本爵審矣

按公侯男之不明其失猶小伯子不明其失尤大今再爲明之傳于滕侯卒稱侯云貴賤不嫌同號此傳之微言不獨爲此經發滕薛與魯地皆百里例同得稱侯此定例也旣以魯爲方伯不能改稱公而仍稱侯則滕薛之爲卒正稱侯則與方伯逼降爵則非其罪且不足以明本爵之爲侯此筆削之窮詞也春秋爲辟嫌改滕稱子薛稱伯子伯爲侯替代字以子在伯上知非爵也自桓以上春秋正辭盟會喪兵皆稱子伯恐與方伯侯嫌然不先見本爵且恐人疑非百里國故借卒侯滕以不卒而卒知見侯例猶恐人疑

子伯爲貶故於此兩見滕薛稱侯滕在薛先則知下之滕以子先薛伯之非爵也于朝稱侯以此之不嫌稱侯示本爵以起下之嫌則不稱本爵也傳解此兼釋彼解滕薛兼解曹莒邾杞也且兼解紀沈胡頓邢滑小邾也春秋大國稱有定小國稱無定者爲有辟而改方伯無所辟也此貴賤不嫌則同號貴賤相嫌則異號之定例也且謂之號者則虛加之詞固非號異而實不同也此朝見本爵下不見者一見不再見曹邾杞不見者亦一見不再見也何君不明五等皆春秋之號稱非時王之爵秩紀子稱侯以爲后父加

爵宜其凡遇五稱皆爲實爵也

諸侯累數以見從違論

春秋游夏不能贊一辭葢其審矣二伯盟會之國列數多或至十數少或僅二三其詳略內外之說何氏闕焉故文宣以後盟會數勤而不爲立說遂使累數列國有如贅文故文宣以下經多而注少此其失也葢中國與夷狄相消長中國主齊晉夷狄主楚從中國方伯衞爲篤陳鄭次之從楚之國蔡爲篤亦陳鄭次之宋爲王後從中國多于從夷中國大國惟齊晉宋次國惟魯衞陳蔡鄭而諸國從夷春秋所傷不可

以顯錄故爲此互見之法如諸侯同在則如貫澤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爲偏至辭不列數者皆至之辭也諸侯城緣陵言諸侯而不序離至不可序至于常會則多不序蔡者蔡篤從楚也不序陳者失陳不序鄭者失鄭不序于此則入在彼也楚伐中國恆獨舉楚師不序從國凡不與中國盟會之國皆從楚伐者不言者不忍以中國從夷伐中國也從楚之國侵伐中國不從楚序惟盟會從楚序其惡從末減亦以起中國盟會不序之國皆入楚也舊爲中國夷狄治長表中國主齊晉衞坿之夷狄主楚蔡坿之而陳鄭

間居二者之間而出入焉以此明中外之限故列數略見互文皆以爲此其中諸侯凡序者皆有所起雖累數十數國一一有義當逐條說之又宣成以前略序小國襄以後詳序小國又有疾始貶退諸例故曰游夏不能贊一辭使如何氏則半在可删之類以不得此解也

曲存時事論

春秋之書因行事加王心加損變化以見制度不可以時事求之者也故齊晉侯也而託以爲公吳楚王也而抑以爲子明監者之制而出單伯祭仲不必當

時有是制也明改制之意而黜杞稱子不必當時有是號也周世卿而貶尹氏周下聘而譏天王其中立官制爵用人建國吉凶軍賓嘉凡私所改易處皆設文以顯之比義以起之故不可以時事求也而亦有曲存時事之處如春秋以魯爲方伯定制也十二公無異也乃桓文有錫命之文春秋則有錫與無錫不異時事則不錫與有錫不同此錫命之事與春秋方伯之事不相干也春秋大國三卿而晉同時殺同姓大夫至三人之多此時事與經例不合不可援單伯二伯以爲比者也春秋旣託空王則別起義而稱周

爲天王不能改而不王此亦曲存時事與經意不合之大端也不改則似于史而經意不明改之則嫌于亂而行事不見改與不改之間本爲相背之勢乃有並行之妙不相傷而相救不相迕而相起此其因革沿變之間非精思神悟不足以探其運用之妙何君解詁乃全昧乎此因者不知所以因革者不求其所以革蒙昧解之經義蝕晦者久矣積疑經年一旦霧澈必知此義乃足與言春秋也春秋時事皆周制經意參用四代今古相迕柄鑿不入得此並行乃能圓通耳

三世論

春秋世變迭更書法由之而異論語云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蓋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此其世變之大綱也初治天下再治諸侯繼治大夫終治陪臣蓋無卅年不變之文傳以三例總之所謂傳聞聞見是也約略分之所見不過六十年所聞不過八十年傳聞不下百年自襄至哀文辭數變所謂異辭者所見與見自異非與傳聞所聞異也以推聞與傳聞義亦如此細變無慮數十大異約分為九所見三異所聞三異所傳聞三異

非謂二百四十年中文僅三異如解詁所云也使僅三異則傳言所見所聞傳聞異辭而已何爲三言異詞耶又所異以詳略政治爲主因乎時變象乎人事不如解詁唯以高曾祖父恩義深淺爲說也三世爲要例解詁所言多不得其意支離游衍使人迷炫此其失也以孔子四世配魯君十二世雖本緯侯不足据也維其不足据故緯或以八十爲限或以多少相較可見也三世之精意不外遠近二字苟得其要無俟煩言今盡削解詁之言三世者而別自起例以說之哀十四年傳祖之所逮聞祖謂隱桓在逮聞之世

再遠則難徵不謂孔子之祖能逮聞隱桓也祖遠聞此世于何取義豈謂祖聞而轉向孔子述之耶孔子少孤不聞父教何論祖訓此可見其迂曲矣穀梁傳引孔子曰立乎定哀以指隱桓則隱桓之世遠矣此穀梁三世之例也公羊眞義實亦如此自何君失解更爲游說親父祖而薄高曾親祖父并一世人皆親之薄高曾並一世人并薄之不惟迂謬無理且隱桓之世遠在二百年以前何所與于孔子之高曾由此以推之當時孔父尚在則早在無服路人之例又何可以總齊說之其誤皆由誤解祖所逮聞之祖爲孔

子之祖遂衍爲此說最爲剌謬須知說春秋當就孔子一人說之不必牽引其先代高曾作干證也至于新分三世更爲一表多主大綱不循枝葉如解詁之絮語也

何氏公羊春秋續十論敘目

嫌疑論
本末論
繙譯論
隱見論
詳略論
重事論
据證論
加損論
從史論

挲乙論

前論作於去冬餘意未盡綴以新解更爲此篇答洪稚存亮吉有春秋十論初意效之故別爲編目不與前幷古人才敏日試萬言今經二百日所得乃僅如此又且從日夜勞悴神形交困而來豈古今之不及何遲速之懸殊也乙酉初秋季平記

嫌疑論

禮以別嫌疑爲要禮云君與異姓立不與同姓立明堂位序公侯伯子男及夷狄所立之位爵相近則異

而爵相懸則同而此即決嫌疑定猶豫之道也董子云春秋常于嫌得者見不得又云春秋覩人所惑立爲說以大明之故決嫌疑爲春秋大例也傳曰貴賤不嫌句同號句美惡不嫌句同辭句此號辭同異之準也何氏言其同號者如滕侯此不嫌而同者耳而嫌而異者則未詳其例今謹推之如齊晉春秋託爲二伯則尊在宋公上而爵仍言侯與方伯同是其貴賤相嫌也故宋陳衞在喪稱子而齊晉在喪不稱子以不稱子尊異齊晉爲其相嫌故不同號也鄭秦皆方伯也不稱侯而字伯與小國相嫌故在喪亦不

稱子而言使言聘言來盟言湯沐邑以起之而何君乃以不言子爲貶則失嫌則不同之意矣何君言其同辭者若繼體君稱卽位繼弒君亦稱卽位而嫌而不同者則未詳其例今按楚莊討夏徵舒此嫌於美得討故貶稱楚人言入陳因其嫌美故以惡辭異之也楚靈討慶封稱楚子不言入楚靈惡不嫌於美故不異辭也謹發其例于此而凡舊擬十九國尊卑名號儀注異同表則皆所以分別貴賤相嫌則異之例也而七等進退表則亦貴賤相嫌則異之教也又凡舊擬褒貶表皆相嫌則異之數也而善惡表則又嫌

不嫌之準也號辭專例援集不下千條何君不長決嫌明疑之例故於巨門謹以數語説之至解散見之條則又與此義相倍此非深明嫌疑號辭所以異同得孔子所以祛嫌決疑之心大爲更張盡復舊説不能斬斷荆棘盡發覆藏也桉以鄭伍喪稱子爲譏董子已有此説可見經義之難此如持平操度稍有不謹便失其準觀傳鄭忽稱名人皆知鄭伍喪不稱子至於鄭伯伐許雖先師巨儒亦失其説然則治經而欲盡祛誤説以蕩除滓穢又力復舊例以重理規模豈不難哉

本末論

春秋文成數萬其旨數千單詞孤句不能見義故記事必有終始纂詞尤詳本末傳言末言者二謂紀述有本無末又以起有末必先錄本也春秋經絡亦如人體幹支彌蔓縱橫匝布學者之求經旨亦如醫家之探穴會苟按圖以相索因投箴之無謬已春秋記中外爭伯爲大本末莊以後定以前凡記齊晉楚吳會盟侵伐重規疊矩皆以紀伯者之本末不知此義則有如贅文矣苟知其例則能推攷春秋制作之義惟歎其精嚴而不苦于繁賾不然則連篇累牘皆十

可删又其中單文瑣事可以不見而必見者備本末也紀州公之如曹所以備實來之本紀鄭詹之出奔所以備佞來之本紀遂人之滅所以備殲戍之本紀秦人入鄀所以備和楚之本詳錄桓會見伯之難備列楚滅見楚之强宋伯姬十七見而餘從略晉文公一年廿書而餘從略何君不明本末之例遂使詳錄者如贅肬單見者如敗葉經脈壅塞而血氣枯偏今据傳文本末之例於屬詞之外別立本末一門標題詳細務使經文單詞孤句皆有所統然後注中依此解之

列國大夫專政如齊崔陳晉六卿衛甯孫魯三家之比記其世卿之禍亦一大門　治左

傳者有事緯本末之作二傳無聞今斟酌二書更加詳正凡不見經傳之事皆取世家國語以補之其中有大綱有細目經絡盤結枝葉漫衍所謂其旨數千必詳端委者也

繙譯論

春秋有繙譯之例所以別中外更所以存王法傳曰地物從中國邑人名從主人穀梁傳孔子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聖言大例二傳所同也今中國繙譯外國之文凡其官名多以中官形況之或竟同中國官名地形衣服山川禽獸草木之比多從中國辭言之

而後人乃解使從夷狄辭則不能解至於其國之地名人名已有定名者彼稱何名我稱何名我不能以中國之名易彼之名蓋彼已有定名人皆以是稱之從之則能解異之則彼與我皆失所解此卽春秋之例所謂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者也而其繙譯之用猶不止此其大用足以抑夷狄而尊中國如吳楚之君號稱王從其號則當稱王春秋則以中國之號號之若以爲吳楚之稱王者如中國之稱子耳其大夫稱公則號之曰大夫稱王子則號之曰公子以爲此方言之異同而非僭妄之大號此號從中國之用也而

凡中國之人皆一人一名即使異名必從一稱之而獨于楚則不然旣言公子圍又言楚子虔旣言公子棄疾又言楚子居此卽所謂名從主人彼有定稱吾因而稱之此人名從主人之例也又如大鹵賁泉善稻之地此有地形可正亦如物則從中國言之而于州來鍾離陘擕李之等則從定名言之則又地名從主人也何氏于此例少所發明今逐條爲之說而牣發其端于此焉

隱見論

春秋猶龍也猶畫也龍以鱗爪起全龍畫以隱見起

違近故春秋有所常錄因有所不錄常錄不厭乎詳不錄不嫌其闕然恐人之疑當時事實如此則筆削之法不明而著述之意愈晦故于所削者時偶一見欲學者循其常而驚其變舉其一而反乎三而後隱見之制明而推比之例起此制作之精意也學者苟由常以通其變復由變以歸于常正變隱見易明也何君不先立其常遂大亂於其變姑以一二端明之外八州會盟見方伯不見卒正此常也而幽見滑淮見邢昭也見胡頓沈苟不一見則疑外州小國通不豫盟會因見之以起其常在而春秋不書也春秋

內小國唯卒六卒正恐人疑餘二百三國皆不赴則一卒徧男以起之徧男以連帥猶赴而卒之則二百零三國皆來赴矣而不卒者春秋削之也見九州方伯之義一言荆見新制九州之義一言徐見州甫在會之例一言小邾見夷狄在會之例一言淮夷方伯一記灾以見小國夷狄之卑王臣三記卒以見尊敵諸侯之義盡錄則苦繁不錄則嫌鈌全經一見之例不下數百條董子云春秋多所况是文約而法明又云覽其緒屠其贅者此類是也而盡推其例則有事迹之一見義禮之一見經例之一見凡一見之例如

冬日而衣葛夏日而被裘異於常例一見而知自何
君提于正變牽引膠葛而常變皆失其說今先正其
常而以一見之類統歸一表曰一見表別出一見者
不使提于正例則兩者離之則兩美合之亦不兩傷
以視何君之揉雜蒙混則黑白分而是非顯矣者一多見
有異文以使人知爲非正如辛亥宿男卒是也文以
前不卒小國而宿在隱初已卒小國初卒不日而宿
已日卒者名而宿不名學者或以宿與滕薛比或以
宿與鄭秦比有此一卒而諸卒皆亂實則甚明何以
言之卒非卒正百里者不卒宿經稱男不卒者也卒
必其國久長定哀猶存者而宿爲寓公僅此一卒下
爲宋遷此不卒者也始卒不日日不卒者也卒必名
日卒而不名不卒者也知不卒而卒則知爲一見例

詳略論

讀春秋而不知詳略之義不能讀春秋也春秋諸國存者以地圖計之猶千數百國今見經者惟數十國而已春秋諸國記事以魯計之其事當百倍于此今存二萬餘言而已魯國之事以詳書之其文亦當百倍于此今所書者亦惟此二萬餘言而已以言乎削則不啻千百中而錄一二焉此略之之義也然以魯言之錄大事耳而小事可削而經之小事見者屢矣以中國言之錄內耳而外可削而經之外事獨見者屢矣以天下言之錄中國耳而夷狄可削而經之錄夷狄也不一而足以言乎筆則不啻十得四五焉此

詳之之義也夫其詳略之間必有所準錄內詳常事不書則削者十不啻八九矣錄兗州詳舉魯所統卒正而外小國不錄則錄者百中之二三矣卒正舉曹莒六國而以外二百國又從略㙜庸舉小邾而以外又從略則錄者千中之七八矣七州之大但錄二伯方伯而卒正之見者惟邢滑沈胡頓則所錄者萬分中之十百矣此詳略之數也知所詳復知所略然後明乎筆削之義先師言弒君三十六亡國七十二云云此亦就所錄者言之實則弒者亡者不啻五倍于此以例所不見故略之也就所見以求所不見此非

詳略之界則經詳而苦于繁略而苦于瘠而無以立
義此當如算家勾股相求之法因所見以求所不見
因所不見以求所見因外卒正通敘許以鄭有屬國
起內四方伯外三方伯皆有屬國也二伯王後不見
屬國者從內臣例也方伯共千七百屬國也陳以頓
二敘鄭以滑一敘衞以邢一敘蔡以沈胡二敘以所
偶敘起會盟之無不在也桓之會內小國但敘曹邾
其言齊師曹師諸侯俱在也其言齊人邾人亦諸侯
俱在也無所見則從省文其例在陽穀之會傳所謂
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是也非敘二師則只二國

敘徐人則只徐人也春秋一字苟枉可省必去之必有所見乃敘之也以此見凡見皆有說也

重事論

傳中言事皆詳記終始言論如晉取虞虢鄢陵戰通濫戰鞍之類凡數十見舉一反三謂必先明事而後言義也後來經師重義而不重事不知春秋襃貶有如斷獄必先事明而後義審孔子云其事則齊桓晉文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董子云春秋貴義不貴事謂不以二伯之行事混素王之制義學者不明斯旨又以傳略行事欲取左氏又乖師法故盡袪故實專言

經例或以善惡甚著褒貶無方亦遂以爲假迹立說不据美惡不知本事未明經義何尌其弊至于天王失崩經天王不書崩者有三舊說以爲無之有諸侯失卒方伯不卒者有三舊說皆無之弒君失數楚卷齊陽生曹伯不言弒鄭忽弒不書舊說皆不以爲弒以秦康公爲秦穆何氏以瑩爲穆公本末不詳則筆削之意不顯得失不著則進退之法尙虛不知公穀義例有異而事迹從同雖左氏別派凡所立異皆欲求勝二家由例生事者可以指數如單伯事全因單伯而異仲孫湫子氏之類不過數十條皆小事國語所無者至于大事莫不從同苟求其要固非宮徵所能亂其聰者矣董子云春秋嘗于嫌得者見不得苟求轉語

是嘗于嫌不得見其得楚討有罪貶之而後外夷狄之義明祭仲廢君賢之而後行權之法立董子云春秋每因人所惑為之立說以明之故其制義多在嫌疑之間唯其本事詳明而後經義顯著倘不求其事而虛衍其義有如空存讞判而不立事由學者追尋何所依據其獘必至于變形幻態浮蕩無根況聖言幽遠經制淵深有異庸言非可臆測必探其美惡之端乃定乎從違之正其中嫌得不得嫌不得而得正如晉文之賞功（先禮而後功）漢臣之定獄（先殺子而後劫盜）若不激切不足發啓今不審原委而使學者以私意測之

以常人而言聖制其不輕重失平者鮮矣故春秋之法先須明事事已明矣而後言其褒貶之所由正如事明而案定不惟寃獄不興設有非常之義亦可因緣而見其功不甚巨乎凡春秋直書者曰議謂不加貶絕而罪惡見故凡平文皆譏也必其本事必待褒貶然後義顯乃加褒貶故不必以取舍不合本事爲嫌唯本事明然後經義愈顯耳何氏以下惡言本事非其膽弱乃其識昧耳今据司馬遷說譜牒則用世家事實則用國語所定之議言皆有徵不爲影響射覆之談庶有平實之效乎

据證論

春秋例有正變文有異同必確知其常然後能盡悉其變先師設爲問答以明經義禮制爲主文句爲末苟非禮制不以不見爲疑既遇正條不更以其變相難如隱何以不言卽位此据禮繼君元年卽位以承先君朝羣臣不言卽位爲變故問卽至文公言卽位正得禮不復以言卽位爲問以得正也卽繼弑君不言卽位亦但以爲繼弑而言卽位則是與聞乎弑而不言繼弑君何以言卽位以禮有卽位不以卽位爲嫌故也然則隱何以不言卽位下注宜云据禮繼君

元年卽位以臨羣臣云云不當云据文公言卽位也何氏不言禮制惟据文句然則傳于文公何以不云此何以言卽位禮制有常而文句無定不言其禮不惟使傳意不明學者不先識正變故變者据正爲疑正者亦据變相難正變不明而是非淆亂正如日月例有日例有時例無月例不知孰爲正日例孰爲正時例其于紛紜之間遂以正日爲例時正時爲例曰輕重無準則正變失序正變一失而春秋不可治矣何君解詁据文句而不据禮制循末忘本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流獘無窮今欲學者先据禮制而後

以經例爲讞其于正變之故必使明若觀火灼然如指諸掌夫而後比事屬辭之教乃可得而盡若惟比齊句例整理文字而不先心知其異同正變之故此尋行數墨之學不足以語于宏通之詣也

加損論

春秋有有其名而無其實者有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其中事實詭異名號虛立不可不察也有名無實如築館於外未至而復趙盾許止是也傳曰不知春秋之義身被惡名而不得辭者此之謂也有實無名如趙穿欒書弑隱代鄭莊會饗齊襄之類是也變實之

先後者如無麥禾書在築微下致君而後卒首事念母之類是也避實不見者如公執而以季孫主之文如齊而以夫人主之是也有辟其實而易之者如召天王而曰守楚冥㑭王而曰子楚臣稱王子稱公而曰公子大夫夷狄執而言以歸獲而言敗是也有書其事而不出主名者周田而繫于許仲孫而繫于齊邾邑不繫以國之楚臣而不出繫其國之類是也其有書之以明乎削者如葬原仲以明其不葬卒宿男以明乎不卒者是也有辟文而與實者齊宋之寶與而文不與是也有因例而變者謂外會爲如外甍爲

卒內滅言入內殺言刺之類是也故循名而核實不難循名而知其非實爲難有實而加以名不難無實而虛加以名爲難故我欲見其人則借事以見之不必其人之實有是事也我不欲言其事則假法以掩之而不必其人之實無其事也董子云春秋書事嘗詭其實以有辟也其書人時易其名以有諱也嗚呼能知春秋加損之實者其惟董子乎春秋時亂混濁而不可以書見孔子欲假以立法不可顯言又不能已于言於是乃刱爲加損之法以成美善掩逆亂又不能縱大惡而肆姑容故其文約事明皆有所見名

家之學循名以核實名在先實在後春秋之教先有實而後有名觀其加損之文因以見制義之準苟拘文以攷事則春秋之道晦矣何君之解不能盡通斯義今特爲之表出焉

從史論

春秋据史而作筆削之例專明詳略加損之例變易事實正名之例依物肖形从史之例仍而不改凡春秋事實其有史書不然而可起例者則變之如許世子弑歸父如京師之類苟無所起則仍因舊文不敢改作論語所謂闕疑又云述而不作是也如楚髡鄭

髡弒而以疾赴而春秋不言弒陳𢥞疾而見弒春秋不言弒陳殺太子禦冠不言太子宋庶子成稱世子外如齊陽生遇弒之類皆依史舊文不相加損特于別見以起其實而已蓋事實从史史既不言則無从指錄雖有聞見豈可據一已之傳聞改百國之寶書故不能以大惡之名虛加于人而但于別文隱見其義使人讀而悟其主名弒君不名而弒賊可以起而見弒不言弒其弒亦可起而見此春秋之大旨所謂未有不前見者也趙盾崔杼史有舊文春秋乃能目之苟非舊文不敢直指許世子自責春秋如其意而

與之亦成善之意使許世子無此言春秋亦不能虛加之也凡弑皆有主名經或不言其人則以明君之罪是曰累上如欒書之類故隱諱者多而虛加者少此罪疑維輕之意也何君不詳事實未悟从史之例凡有明文者略爲說之一不發傳則苟比文字不通義例遂使弑君之賊不足三十而亡國之數不及五十大失春秋之旨後人猶復以史册所言于經無據而一概删之夫趙盾許止苟無傳文豈可据經爲斷齊陽生楚卷鄭髡經不言弑原从史文傳偶不言是當推類今不能以傳言則信之不言則不信凡此之

類皆宜詳攷事詳而後从史之例明經不言弑而傳言弑者多矣且傳明以趙盾崔杼爲說而解者猶不知此意例豈師說有不明盖不用心之過也

塗乙論

何君精專見于史傳其作解詁至于十七年之久棱積勞累功乃成巨帙其長在此短亦寓焉春秋義例煩雜不能綱目同舉故其載筆纂作先定門目而後次序施功其始也略採師說草創規模首尾粗具然後攷核禮制依類補入如朝聘祭祀喪葬軍政食貨之類是也典禮既備然後續攷諸例如卒葬往來盟

會災異侵伐之類是也旣定經例然後再攷日月時
三例三世三統內外尊卑諸大綱旣已如此然後攷
筆削褒貶善惡諸大義有常有變有從有違初則因
事分寫後乃隨意鈔合其十七年删改塗乙補識旁
記不知凡幾其中顚倒脫漏失删誤筆亦不知凡幾
至于初作之例晚年不從隱桓之文定哀不記所有
失于畫一改正之處更不可勝記所謂銖積寸量未
有不失者故其爲書前後違反刑賞失平一事之說
彼此有不同一傳之解文義不相貫舊意新解蒙亂
雜陳臆句累文飣餖失序初學旣苦繁蕪成人亦乏

平準則此其失也蓋纂述必須積累之功至于晚年義例詳備必毀棄初藁別編新作然後精神流注氣脈貫通首尾相啣正變符節今僅錄稿草藁杳惜書刀絃未改而調難成形旣拘而神不豈矣

何氏公羊春秋再續十論敘目

取備禮制論
鞶用禮說論
圖讖論
衍說論
傳有先後論
口授論
叅用左傳論
防守論
用蕈論

不待貶絕論

解詁商榷已成將爲古義疏因再馨所懷作此十論昔劉申受作何氏解詁箋已多補正特其所言多小節間或据別傳以易何義今之所言多主大例特以明此事亦有所仿不自今始耳丙戌仲春季平記

取備禮制

劉子駿譏二傳因陋就寡保殘守缺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出幽冥而莫知其原鍾太傅亦謂左氏爲大官廚公穀爲賣餅家此以多少爲說者古者人

習六經經各有教不取兼收亦無有專業經解所言
六經之教是也撥亂反正責之春秋習禮爲頌別有
儀學六經比之味聲必以相合爲功不求專一之效
故漢初博士不圖專經班志云三年一藝三十而五
經通也漢末專門遂成孤立深固閉絕不與外通劉
鍾所譏是其切病何君不思兼營別業乃欲求備一
家觀其解詁繁徵禮文廣列異制傳一有其字則必
詳其制如一堂一階必推天子以下一稅一樂備引
史子之文甚至傳本不言其事亦坿會禮文如傳言
隱賢而泛及連帥傳言臨民則推列屏帷之類是也

意不過欲包括禮制于公羊以免殘餕之譏不知繁文瑣義於傳無當學者觀覽莫不迷惑初以解經之作例當如是後乃知言各異端不必强合使一經可盡天下之事則六經無容并存矣此乃分門別戶之私見非通經致用之大法今欲平其兢心雜在務明本意既不以單弱爲嫌更不以宏富自鶩適耳之樂不只一聲悅口之甘豈獨一味苟欲以一聲兼律呂一味括珍饈非但無功必且敗績左氏宏富自其所長制作精微全不在此何君既以古文爲俗學何又與之爭此獨富也哉

[illegible]用禮說論

漢人虎觀石渠五經諸儒合訂儀制是乃禮家之書殊非春秋之教又先師引經決事多取斷章是爲潤色迴非正傳如白虎通義五經異義所引春秋以證禮制諸條是也孔子素王作經與詩書刪定不同春秋自爲終始未可牽合他家如白虎通義說五不名三引春秋與詩書爲證禮家取春秋以證明其說則可春秋引禮說以爲據則不可何以言之禮家有五不名之說謂君於五臣宜有加禮優隆不名自謂其君召對冊命耳不施于宗廟不通于外國春秋假名

字以定尊卑爲品級之則凡所見諸人孰不在五等之例若孔子曲體時君之私意襲用稱對之舊號則春秋大夫無一例名者矣故禮家之說不可以證春秋即此可見特此義西漢以來已多失解如董子以紀之稱侯爲因王后之父進爵祭仲之字爲因賢而進（按祭仲與單伯同例王臣爲盟者傳以爲賢者不名已失其義）今作七等表一以春秋進退爲法不曲顧時君不牽引行事以爲襃貶之準又凡先儒所言別義何君誤引者悉爲辨之詳見商榷中諸經唯春秋孝經爲孔子自作與別經體製文字不同家法尤爲違別學者不先爲之區分竊

兒纂述之旨說愈多而愈違也

圖讖論

緯者先師經說入于秘府與圖讖並藏哀平以來內學大盛偽言符命者獵取緯說以求信于世故凡緯說藝術家言並爲圖讖所混今其書冠以七經名則緯書之本名也其下之名則皆圖讖及術數家言如雌雄圖鈎命訣之類是也其書皆藏於秘府寫者含混寫之遂成定本然解經者當引緯說圖讖之言不可用也又東漢諸儒好增損圖讖君無口爲漢輔建武已然末流愈甚有識者莫不非之何君解詁多用

緯說是也至乃雜引圖讖矜爲奇怪謂孔子爲漢制作逆知秦將燔其書夫子素按圖錄知庶姓劉當代周見采薪獲麟知爲其出又言卯金刀天下血書魯端門聖漢受命云云虛誕無理駭人聞聽蓋何君囿于風氣移于俗染旣以獻媚時君並欲求合時尚坐此之故見黜廟堂非不幸也今之改作但徵師緯悉除符讖不使譎詐之言汙滓聖作之籍並將緯讖輯本悉爲分別緯爲內篇讖爲外篇于內篇之文更爲之注解焉

衍說論

初學治公羊莫不苦于扞格炫惑而不得經傳之本旨甚者皓首爲之而所去愈遠非經傳之詭幻而無實迹實何氏之衍說悠忽支離使人失所依据今欲大明公羊之學非盡祛此游蕩無根之說而一歸於平實不可何以言之如元年元者一之別名耳注以元爲氣以配五始扳隱而立敘事耳而注言不治大夫之義叛者九國本例不見經之國而注以爲不言叛者爲桓諱云云使不諱當如何書齊逄丑父徵者例不見經而注以爲不褒之者爲絕頃公使不絕當如何書又傳言謂文王也文王不過周字之變文耳

說見商榷而何君云不言謚者法其生不法其死與後王共之王道之始也遂使人疑傳眞爲言文王正月矣傳固可褒而褒之可褒本有別義而以爲王魯之例魯如齊晉曰如卒正來朝曰朝此二伯方伯卒正之儀注也而何君以此爲王魯例讀者遂以王魯二字了之再不尋求如爲朝文爲事大之禮唯齊晉楚三國言如餘不言如朝唯山東小國以方伯事魯故言朝齊晉楚宋陳蔡衛鄭邢滑等皆不言朝如此之類僕數難終何君之注大約凡所難通皆歸于王魯三世等例迷離恍惚使人入其中而不能自主今于王

魯三世悉加删改外凡其節外生枝無中生有一切煩詞瑣義破碎支離之處悉爲改正使傳意復顯其文略見于辭詁商榷中何君于春秋大例多所遺闕如繁露所有多未盡取乃獨雕繪枝葉鋪張煩棼說愈多而愈晦今爲之剪鋤荆棘呈露精微不惟便於學人亦且彌嚴師法

傳有先後論

緯書云孔子以孝經屬參春秋屬商子夏傳春秋爲作傳因以氏其學所謂卜商春秋傳正如劉向別錄鄭元詩箋之比古人質樸又名氏所以尊經故稱卜

商春秋也其餘先師稱子不名者皆弟子私尊其師故不以名見餘師稱子卜商稱名不子者以始師氏其學不便改稱子故仍其舊稱卜商春秋此其最初之名也後來學者旣不便改稱子又不便直斥名氏口音傳變遂有穀梁公羊之異稱旣由方音又因今古漢初學者昧其本原以例餘師遂加子字于其下承訛踵誤至以穀梁公羊爲二人覆姓此末流之誤也子夏所傳之傳今尙有可攷傳所引傳曰是也如穀梁所引（公羊傳無引傳曰者姑借穀梁所引以爲證）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言伐言取所惡以此推之則凡天子曰崩君將不

曾帥師入不言圍將尊師少稱將內不言取外大夫不卒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州不如國內敗諱戰爲尊者諱譏父老子代政常事不書四時具後爲年其禮制之傳則如天子三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譏世卿通三統之類文例簡貫數語連文又爲大例者子夏筆之于書以教授者也後來先師繼有所作多專說節目小事如沈子北宮子高子魯子諸條是也至于今傳本條說附[illegible]又在其後既師續有所增大約在六國時[illegible]師亦有所增補其始子夏之傳別爲書但有大綱更無條說

文不辨經文下後師依經作傳乃剌取其傳以辨經下多因弟子發難有所感觸乃引舊傳爲證故師引傳多在發難之後弟子亦讀舊傳特不知卽說此條故因問以告之迨此傳既行舊傳遂廢今王制之言禮曲禮之言例者猶可借以想見舊傳之體故凡今傳本所有問難之詞引據之說皆後師之作是以有存疑之詞失据之處嘗欲抄輯說例說屬爲舊傳以示其例何氏不知源流味于先後以公羊爲覆姓以傳爲皆胡毋生作以孔子畏罪遠害不著竹帛於傳之說不分早晚無論純駁一律解之此大謬也作古義時擬別輯舊傳

以見本原其後師之傳有與經義不合者則低一格書之其正條別据傳文爲之補注務使先後釐然不致迷誤後學乃爲可耳

口授論

藝文志本之劉歆其言春秋謂有所貶損大人當世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末世口說流傳世故有公羊穀梁鄒夾四家之傳此左袒左傳以攻二家之言非實事也胡母生著竹帛史漢不言必當時實無其事公羊班志不著其名人表列公穀先師亦無名必定當時實

無可致惟東漢戴宏序用劉歆說乃以為漢初始著竹帛並著公羊世系名號且言胡母生以公羊授董子按前書儒林傳言胡母生治公羊春秋為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于齊又云言春秋于齊則胡母生於趙則董仲舒並不言董子受學于胡母生則戴宏從何而知其受業於胡母生且董子著書累引傳文使為胡母生所撰則何以尊守若此尚書伏生口授之事後漢以為無書口授史記則云伏氏有壁中藏書二十九篇大抵經學源流史記得其眞漢書猶較近至于後漢之說全不

足據漢志雖有口傳之說猶謂當子夏時不謂後師不著竹帛至漢初乃著錄也人表列公羊子高子曾子沈子公扈子等於戰國時使非諸子有所著錄從何引據戴氏生東漢末乃僞撰名系凡造授受證之史漢其謬自見董子授公羊于趙與胡毋生不同師而已尊守傳文則傳文非胡毋生所撰明矣何君去戴氏不遠不能攷證其謬誤緣以班志之言罔據戴君之說遂以爲景帝以後公羊乃著錄不亦謬哉秦火焚書實未盡絕諸儒尚皆傳習其云壞宅得書者皆古學之言假此壁藏之文以與今學爲敵耳實則

五經皆未亡也其有所殘闕者或以當時專習數篇或以脫亡之故不如俗說書全亡也春秋之說雜見于諸子禮記等書不容不早著錄若以公羊未著錄則穀梁何以又著錄乎若以穀梁亦未著錄則江公何以不聞著錄乎劉歆以事實皆形于傳所謂不待貶絕而可見者也二傳口說不本史册而專主筆削以空言說經流爲異派意將尊左氏以廢二傳也二傳具存何嘗不用事實乃遂指二傳爲口說無事實亦無著錄而說公羊者不察其意遂承其誤而助之俟亦獨何心哉

參用左傳論

公羊齊學在燕趙鄒魯之間初本同師子夏弟子傳習既久雜用鄉土之說遂間采左氏古學爲周禮派皆周末史册之文古文易古文尙書毛詩周禮左傳皆其學也今學爲王制派皆孔子改制之作漢京博士所傳今文易今文尙書三家詩儀禮公穀春秋是也攷許君五經異義所列異同皆今學與古學相異未有古學與今學同者劃然中分各爲一派此古今學術之分治經之大綱也說詳今古學攷何以見穀梁在先以其所言盡合于王制知其先傳今學篤守師說也

孟子學春秋今七篇中所言二伯齊桓晉文葵邱會之類與穀梁合而與公羊不同又孟子所言爵制多出於王制穀梁盡合王制而公羊有不同左傳爲古學專門所言全與穀梁相反而時與公羊相同學問未有久而不變者公羊傳學在齊燕之間又著錄稍晚傳習漸染人思兼取其雜用左傳古學蓋在秦火以前非必漢初弟子所爲也舊爲三傳異同表以穀梁居上左氏次之公羊在下以二家皆專門公羊則坿于二大之間唯命是聽故于公羊但注其同穀梁伺左傳而已不詳錄也今取其大者著于此今學二

伯古學五伯公羊以宋楚吳爲伯是倍今而從古也公羊變此說移動今學不下百條此其大證也他如異義所譏穀梁妾母不得爲夫人左氏說妾母得立爲夫人母以子貴禮也而公羊則從左氏說母以子貴王制言天子至於庶人葬不爲雨止从改訂本引穀梁葬旣有曰不爲雨止與王制合左氏說葬爲雨止庶人乃不爲雨止公羊則云雨不克葬謂天子諸侯也卿大夫臣賤不能以雨止此公羊改今从古之證也又以經例攷之凡經言不者皆可以辭謂言不則非禮言弗爲得禮此今學之說古文無之雨不克葬言

不克可以克也譏在不字公羊以爲當爲兩止此改今例以从古例也經例言用者不宜用者也凡言用皆譏左氏無此說經用牲于社于門門社皆在用下穀梁以爲非禮从用言之也左氏以爲正陽月禮用幣于社此不以用字爲例而公羊誤襲其說此用古變今也今學之禘爲時祭公羊从古學以爲殷祭之名凡此之類旣變師言不能不迕經例其中彌縫補救必當另立條目巧爲斡旋何君舊解失于區別蒙昧解之不理舛合今于此類別立一門疏其更張之由迹其非族之異脈于今古流派行所區別焉

防守論

今學祖孔子古學主周公二傳爲春秋之正宗左氏乃史家之別派然而西漢以來古盛今微學者制言多好左祖其故何也蓋今古傳本左學晚興抵隙伺瑕更立條例迄乎兩漢亦博士在先二傳衰微左乃倏起習尚所趨天下風靡故今學遂以絕焉左傳既爲攻公羊而作而後來左學家又攻公羊先師一死一生一强一弱勢力所在工拙遂分正如縱橫立說縱勝于橫蘇秦先亡儀得暴其惡世人才力不能與之相角遂右儀而左秦後止者勝一定之勢也然左

傳所異公羊之條多爲有隙可乘之事此當著爲彌
縫不可聽其衡擊攻藝文志孝經下云凡諸家說不
安處古文皆異物廐生竈穴空來風此當責已不勞
尤人矣古文左傳學本晚興既删筆削之言陰以周
公爲祖彼所抵伺皆須防備如記諸侯卒葬也一筆
一削初無濕準書外國災異也或遠或近不足遵守
至于時日之紛縏名號之淆亂說者卽高下之在心
聽者遂疑爲䜭文以亂法乃憤樹異幟誣爲口說一
改前例不主仲尼慢藏誨盜冶容誨淫在始師已有
此失乃後起愈不自反豈知人之所異皆我之短惟

當自達不必旁攷王臣爲監之制明則左傳不以單伯爲王臣祭仲爲鄭卿矣名字並見之例顯則左傳亦不以內史爲叔服文公爲王子矣叔服之爲王子虎與儀父之爲邾子克同左不異克者其說明也惡三世之說異而一斷以史官厭進退之糾葛而一斷以實事如鄭世子稱鄭伯之類仲孫名湫不明內外季姬未嫁不解重輕周禮有世卿之子故改尹氏爲君氏說多憑虛之譚故以即位皆實然其所改變必瑣細小事更無明據者使其事稍大傳聞有徵縱經義詭奇亦不敢改如趙盾許止之事楚卷鄭髡之文並非常辭而不敢改者以其事明也故左

傳之事立異可以指數苟非立異莫不從同使原無可疑亦不敢立異可見非左傳之相攻乃本師之自敗也注家于左傳變易之條必當心苦分明備列義證開解異端使自畔禮乃不克規過愈見效尤凡屬難端更加勢亂初猶有所堅守今乃自壞堤防非今學之忠臣是敵人之內閒矣茲者通治三傳深知左氏之用心敢不防守之早備雖函矢相值矛盾一屈然有蠶錐便有靈槌各極理致自可平章五行相勝不害流行也

用董論

趙之言春秋者祖董子齊之言春秋者祖胡毋生然則胡毋齊學董子燕趙學矣燕趙學頗與齊魯殊如史漢之說韓詩是也漢初經師已喜參雜師說漢志譏三家詩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意而翼氏之傳詩孟喜之傳易其尤著見者也董子說春秋好雜引五行陰陽家言並及圖讖悠謬之說如重政二端篇之論元年官制象天篇之論十端楚莊王篇之論三世名經篇之論王君支離失据咸非本旨凡此之類言之迷誤後生刪之澄霽塵霧不以遺漏爲嫌而何君篤信此類悉編注中使人炫惑浮詞不見精切

之義此其誤也乃董子至精要義則多所闕略如爵
國篇論二伯方伯卒正三等之制文字精實確爲先
師遺說乃略不留意攷功名篇之攷績爲春秋褒貶
進退之程式所當精攷詳審定爲準則者亦無所究
心其大例如見得不得大八夷之分輕輕重重好志
貴微台通綠求伍比偶類覽諸屠贅之類且其中所
引先師之說及春秋特義以今本攷之亦不下百條
皆爲何君所無大約憙錄空言厭收典記質實難于
考詳虛詞便于撫拾故凡議論之詞則連篇襲取義
例所在則擇便乃存去液存膚還珠買櫝因此之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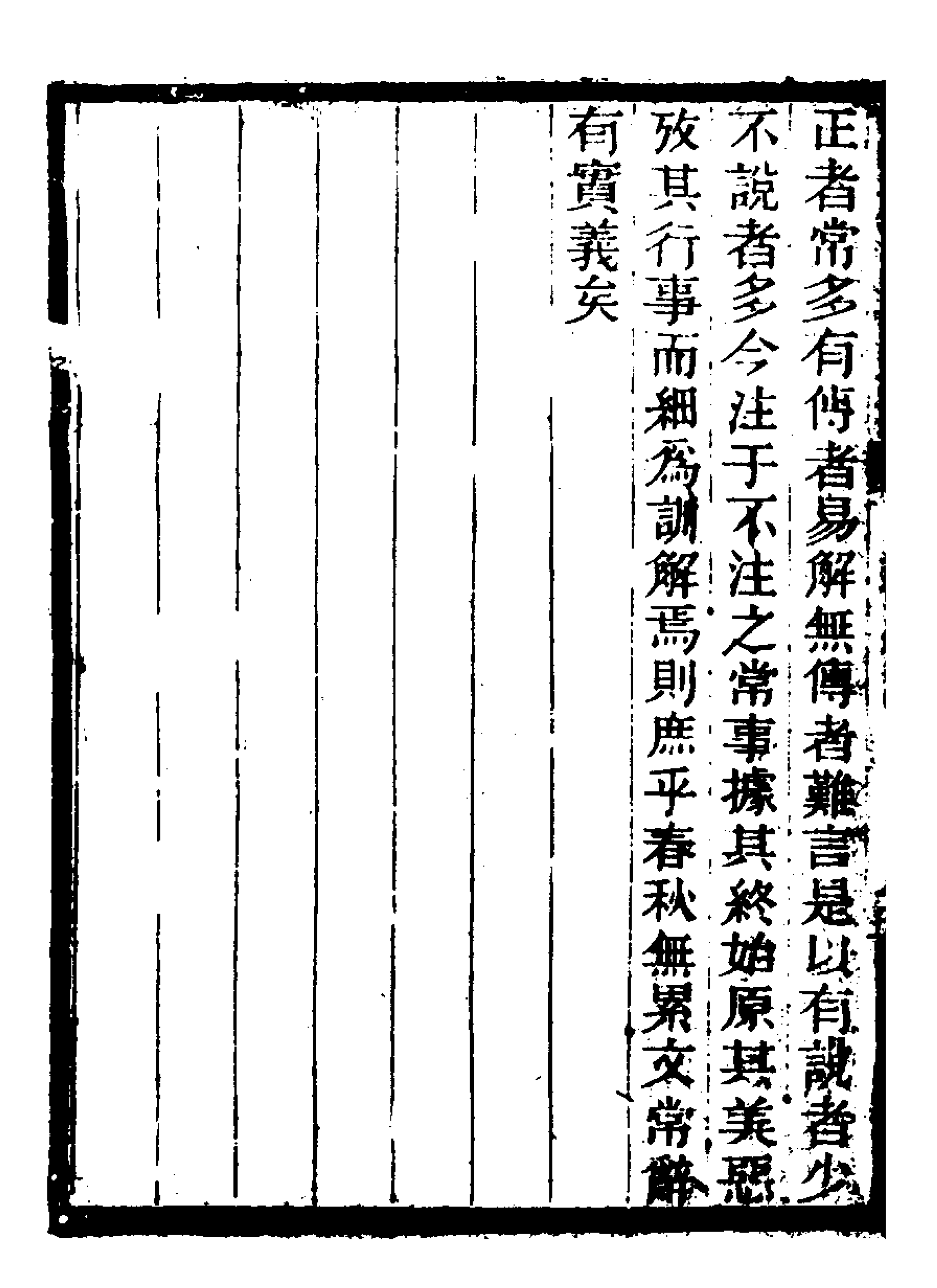
人愈不知尊信董子等其書于潛夫論衡誰之咎耶氏亦自害解詁之浮詞衍說半本于抄襲而少所徵實使當時小易其道其得失爲何如耶故今者之作悉删繁支獨探樸說鉤潛鱗于深淵驅蟄蟲于荒野此其轉敗爲功固一假手之勞已

不待貶絕論

春秋明善惡申褒貶以爲後世法然美惡有隱顯而取舍有常變苟其功罪明著人所易知聖人又無別義春秋則直書其事而罪惡見以其事明無待于貶絕也惟衆人之所謂可而有否焉衆人之所謂否而

有可焉是非難定從違莫決春秋決嫌疑以解人之惑乃加褒貶以明之所謂貶絕而罪惡見也董子云春秋嘗于嫌得者見不得故善而嫌于惡有所疑者則褒進以明之惡而嫌于善有所疑者則貶絕以明之是則春秋之所褒絕貶皆孔子之微言解庸人之大惑所謂必待貶絕而後見則貶絕以從之故不可以常解解之也至于不待貶絕者如殺世子不加貶絕而易樹子之罪明鄭伯殺段乃譏之大夫專兵不加貶絕而專兵之罪明至始滅乃貶之他如宣之逐嫡母而賂齊季孫之結齊晉而逐君無貶絕之文以

罪惡明也又如楚莊之討陳嫌於得乃貶之吳子之覆楚嫌於得乃狄之以此推之褒進莫不相同初則難知者有傳而易明者無傳繼則有傳者易知而無傳者難知故春秋之學首在綜核時勢洞悉本末原始要終形迹自然顯著若不知此而惟就有傳者言之則有變而無正舉一不反三非善學春秋者也傳于經有所褒貶進退者則有傳有傳者則何君有注以說之凡無所褒貶進退者則無傳無傳者則遂以無注此何氏之所短也可疑者有傳以明之無疑者則注不可闕焉變者易知而常者難見變者常少而


正者常多有傳者易解無傳者難言是以有說者少不說者多今注于不注之常事據其終始原其美惡攷其行事而細爲訓解焉則庶乎春秋無無累文常辭有實義矣

春秋天子二伯方伯卒正附庸尊卑表

天王

右天王一春秋以天統王以王統二伯以二伯統八方伯以八方伯統五十六卒正而天下諸侯皆在是矣歸權于天歸正于道春秋之大義也

齊

晉

右爲二伯天子統二伯二伯統方伯方伯統卒正二伯儀制爲大國所異于方伯者會盟通主天下戰攻通及天下方伯以朝禮事之討得爲

伯討不如方伯以下國

宋

右王者後大國方伯不以朝禮事不相統攝次

二伯下

魯春秋本魯史于魯爲內辭

衛衛篤心于中國春秋有內衛之例

陳

蔡蔡篤心于楚春秋有夷蔡之例

鄭本侯爵以伯稱者畿內諸侯稱字與秦伯同

右五內方伯

秦無大夫文以後乃記卒者狄之卒一葬者明

本非狄春秋狄之稱伯者在畿內

楚稱荊起州伯也同小國例者夷之也眞夷不

葬絕之也

吳同小國例者夷之也眞夷不葬絕之也

右三外方伯春秋夷狄與中國異辭記卒者

地計爲方伯也楚伯中國如二伯外之以方

伯之劣等待之不葬者夷狄也秦葬者非眞

夷也公如楚不如二國者楚爲大夷吳爲小

夷楚僭用二伯制也

許鄭居方伯末鄭有屬國則以上皆有以起之也亦如邾有附庸小邾因小以見大也

右外卒正國在鄭下類從不與內卒正混也不全卒者小國也全葬者外卒正優禮之敘在鄭下號男者以別于內卒正

曹卒正首猶以正言猶於違世葬爵有定有見經大夫有師

莒夷狄也故不葬以中國待之故入日爵有定有見經大夫有師莒本夷也春秋進之同中國

小邾紀亡後以郳補正缺從微升卒正從孚升

子有見經大夫有師在魯南春秋有進郳

之例

滕用狄道子從侯稱子無大夫見經無師

薛稱伯明降辟方伯從侯稱伯無大夫見無

師

杞春秋有改制之事故絀杞不爲公降號伯

子明非伯子非爵無大夫見經無師

右魯六卒正會盟方伯外唯錄此六國詳

也二百一十國唯錄六國舉卒曾而略外

正以包之也至襄世乃詳錄

小邾

右坿墉一

坿庸不見一見者以見起不見也盟會坿庸皆來而經不書也一見小邾則天下坿庸皆在是矣不記卒葬者坿庸卑也曰小邾者不能以名通坿于邾以見故曰小邾也事卒正如卒正事方伯之儀

春秋唯此一天王十九國獨記事餘獨記事見者四介人侵蕭狄滅邢梁亡徐侵蕭

大國儀注表 齊晉二伯

大夫貴者子稱字

有三卿

有三軍言師

有使

言執

無天子監大夫

常事不見卑者

各統四方伯

次國儀注表 內四方伯

無

有大夫

有二軍言師

有使

不言執

有天子監大夫

常事見卑者

各統二百一十國

小國儀注表 內六卒正

無

無大夫非使會非賢不見

有一軍不言師

不稱使

不言執

無天子監大夫

所見皆卑

各統三十國

不言湯沐邑
與小國不言戰
常記卒葬
卒以日言正不正
常卒
常葬
弑言大夫有不氏
者
魯君惟二伯言如

言湯沐邑
與大國言戰
常記卒葬
卒以日言不正
蔡衛一不卒貶
貶則不葬
弑言大夫無不氏
者
于方伯不言如主
其國言會公

不言湯沐邑
與大國不言戰
文以後乃正記卒葬
不日略不言正不正
常不卒
不葬文以後乃畢葬
弑不言大夫稱人
于卒正不言如

大夫會稱名氏
記災
本爵侯託禮于公
號有定
序次無定
有來盟
有聘有盟
會君至其國言會

大夫會稱名氏
記災
本爵侯號有伯子
號有定
序次稱侯三國無定
有來盟
有聘有盟
會君至其國言會

大夫會稱人
不記災
本爵侯號侯伯子並見
莒以下號無定
次序有定
無來盟
有盟無聘
不言至其國

盟
稱大國
戰遍及諸侯
會盟遍及
言次
于魯無來文
不言來朝
公言會
主天下兵

盟
稱諸侯
戰及卒正
會盟及卒正
言次
于魯無來文
不言來朝
公言會
主一州兵

稱小國又爲近國
與方伯戰言及
與二伯方伯會盟言
及
不言次
于魯言來
言來朝
公不言會
主一國兵

言救
內大夫言會言如
君不言同葬奔喪
不言來會公
言滅國

言救
內大夫言會言如
君不言會葬奔喪
不言來會公
言滅國

不言救
內大夫不言會言
如
君言會葬奔喪
言來會言
不言滅國